

敦煌學目錄初探

白化文 楊寶玉 著

河北



社

敦煌學目錄初探

白化文 楊寶玉 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

敦煌学目录初探

白化文 杨宝玉 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石家庄北方印刷厂装订

787×1092毫米 1/32 6印张 字 1989年5月1第1版
1989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 定价：5.00元

ISBN 7—202—00396—1 / Z · 15

目錄

引言

一

上篇 國內篇

八

第一章

《敦煌劫餘錄》及其前後

第一節

發軔期目錄工作概觀

九

第二節

《敦煌劫餘錄》

十二

編纂方式

十二

《千字文》號

十五

分類法與提要的特色

十八

兩篇名序

二一

第三節 為《敦煌劫餘錄》所作的補苴工作

二四

第二章 《敦煌遺書總目索引》及其前後

第一節 三十年代西行訪卷的中國學者及其目錄工作

二九

第二節 《敦煌遺書總目索引》

三四

三大館藏目錄

三六

「散錄」部分及其問題

四五

「索引」部分及其問題

五〇

精彩的「後記」

五二

第三章 七十、八十年代的目錄工作

五四

第一節 《敦煌劫餘錄續編》

五五

第二節 多種館藏目錄的發表

五八

第三節 《敦煌遺書最新目錄》

六七

第四節 敦煌學目錄向新開拓的領域擴展

六九

下篇 國外篇

第一章 英國的敦煌學目錄和目錄工作

第一節 《大英博物院藏敦煌漢文寫本注記目錄》

編者簡介

收錄範圍

分類情況

編號系統

著錄情況

《翟目》的附錄

第二節 對《翟目》的補苴工作及其他

對《翟目》的補苴

對英國編輯斯坦因盜劫的敦煌漢文遺書目錄情況的總觀察

第二章 法國的敦煌學目錄和目錄工作

第一節 巴黎國家圖書館藏敦煌漢文寫本注記目錄

編製經過

收錄範圍與編排次序

七三

七五

七六

七七

七八

八七

八九

九一

九五

九九

一〇一

一〇三

一〇五

著錄情況

一〇六

第二節

法編另兩種目錄及對法國編目工作的總觀察

法國所編其他敦煌漢文遺書目錄

一〇五

對法國編輯敦煌漢文遺書目錄情況的總的觀察

一〇七

第三章

蘇聯的敦煌學目錄和目錄工作

第一節

蘇藏敦煌文書情況簡述

一一九

第二節

蘇聯科學院亞洲民族研究所藏敦煌漢文寫本注記目錄

符魯格的早期工作

一二四

《蘇目》編製工作

一二五

《蘇目》一、二兩冊的編輯出版

一二六

收錄範圍

《蘇目》分類情況

一二八

《蘇目》的編號系統

一三五

《蘇目》的著錄情況

一三六

《蘇目》的附錄

一三九

關於蘇聯編目工作的最後幾句話

一四〇

第四章

日本的敦煌學目錄和目錄工作

一四二

第一節

日本為其本國藏品編製的目錄

一四三

二次大戰前的一些日本藏品目錄

一四三

二次大戰後日本人所編本國藏品目錄

一四八

第二節

二次大戰前日本就他國藏品所編目錄

一五一

一十、二十年代日本學者就我國所藏編製的目錄

一五一

二次大戰前日本學者為英、法等國所藏編製的目錄

一五二

第三節

東洋文庫敦煌文獻研究委員會編印的系列化專科性目錄

一五四

二次大戰後日本敦煌學研究的資料中心——東洋文庫

一五四

東洋文庫編輯出版的系列化專科性目錄

一五六

第四節

二次大戰後日本所出的其它重要目錄

一五六

大淵忍爾編的兩部敦煌道經目錄

一六六

日本編纂的其它專科目錄舉例

一七〇

日本敦煌漢文文書編目工作優點之簡括

一七〇

第五章 國外所出藏文文書和藝術品目錄簡介

一七二

第一節 國外有關敦煌藏文遺書目錄簡介

一七二

第二節 國外有關敦煌遺書中藝術品目錄簡介

一七四

結束語

一、對國外敦煌學目錄工作的回顧性與前瞻性環視

一七七

1、對國際上二次大戰前的敦煌學目錄及目錄工作的總的回顧

一七七

II、二次大戰後的國際敦煌學目錄和目錄工作情況的總括性觀察

一七八

III、述權後的一點感觸

一七九

二、此後工作的一些設想

一八〇

作者致告別辭

引

言

據王圓籙的《萬疏》(草丹)(原件現存敦煌研究院)①中說，他於清光緒二十六年農曆五月二十六日(一九〇〇年六月二十二日)發現了敦煌莫高窟「藏經洞」(現敦煌研究院編號第十七號窟)②，並陸續取出其中的寶藏。

藏經洞中原來度藏的那些各種文字的寫本、刻本，以及絹本或紙本的書幅畫幅，還有若干法器等，經過多次劫奪、收集，現在分散各國各地，人為地造成了重新整理工作的困難。目錄是整理工作的基礎，也是從事閱覽與研究的基礎與指路標。這一點，拿研究敦煌遺書和別種學科對比，就更顯得突出和必要。若全靠目錄引導，閱覽敦煌卷子幾乎是不可能的事，遑論研究「敦煌學」！

著名的敦煌學家，「敦煌學」這一術語的創始人陳寅恪先生在《敦煌劫餘錄序》中寫道：

夫敦煌在吾國境內，所出經典又以中文為多，吾國敦煌學著作較之他國轉獨少者，固因國人治學罕具通識，然亦未始非以敦煌所出經典涵括至廣，散佚至衆，迄無詳備之目錄，不易檢校其內容，學者縱欲有所致力，而凭藉末由也。

這是一段講得極為中肯透辟的話，它暗示研究敦煌學的後來人：敦煌學，較之其他學科，更需要以目錄和目錄工作為基礎。研究敦煌學不能脫離目錄，必須以目錄為引導，從目錄出發。這一點和研究別的學科有很大的不同。它是由敦煌學本身的多種特點決定的。在陳先生這篇序文中，對敦煌學的這種特點也作了一些簡單明快的闡釋。

但是，敦煌學目錄和目錄工作是在紛亂的劫奪中極不正常地產生的。敦煌遺書經不同國家的衆多學者用多種方式進行登記著錄，呈現了各自為政的局面。它妨礙了一部良好的統編的聯合目錄的產生，影響了敦煌學的進一步發展。因此，統觀六、七十年以來世界上敦煌學目錄和目錄工作的概貌及其發展，進行比較研究，總結經驗教訓，就是十分必要的了。

一般說來，敦煌學目錄和目錄工作有廣義、狹義兩種內涵。廣義的敦煌學目

錄和目錄工作的工作對象包括敦煌地區（包括藏經洞）所出，或其他地方所出涉及敦煌地區，及以後人們對上述材料進行研究而產生的文獻。狹義的，則指藏經洞所出文物性質的文獻。本書所論，僅為其狹義內涵，並且把重點放在國內和英、法、蘇、日四國所編敦煌漢文遺書目錄及其目錄工作方面。在可能範圍內，兼及非漢文遺書和繪畫等藝術品的目錄及相關目錄工作。論述時，也以述評有代表性的、重要的目錄為主，旁及其它。

從半個世紀以來公布的各種目錄來看有關敦煌學的目錄工作，可以看出，它至少有以下幾方面的具體表現：

其一，劫奪的本領大，偷得快，可是整理的本領小，整理編目公布的工作做得很慢。約舉數例，如英國翟理斯所編的《大英博物院藏敦煌漢文寫本注記目錄》（Lionel Giles: Descriptive 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Manuscripts from Tunhuang in the British Museum.）用三十八年才編成行世。法國的館藏漢文文書目錄至今才編成了二卷一千號。蘇聯所藏的敦煌寫本目錄至今才公布了兩冊，據說還有大量材料正在整理之中。就連我國自己的各館館藏，有的館至今也沒有完全編完公布，如北京圖書館館藏即如此。國內藏文卷子編目工作則正在緩慢進行。

其二，已經公布的目錄，差不多都是館藏目錄。就連號稱「總目」的《敦煌遺書總目索引》，其主要組成部分也是分列的且均不完整的三大館藏目錄。二次大戰後，特別是七十年代，國際上和我國國內，典藏量不大的館也紛紛公布自己的目錄。相對來說，私人藏書目錄愈來愈少見，國際和國內都有公之於圖書館、博物館的趨勢。這些，都為新編總目創造了良好條件。所惜者，國外和港臺的一部分私人收藏，至今深藏固拒，得見者寡，也很少在各種目錄中反映。它們的數量雖然極有限，却是以後編纂完備的全目的障礙之一。

其三，已公布的館藏目錄，大部分都是財產賬，採取流水號的形式著錄。個別的雖然進行了分類，但也可看出受原來的財產賬流水號影響而不能擺脫，典型的例子是我國的《敦煌劫餘錄》，和英國的翟理斯目錄。

其四，這些館藏目錄，大部以特藏目錄的面貌出現。也就是說，與各該館本館的總分類目錄關係不大，而自成單獨的體係。

其五，由於藏經洞所出遺書和其他繪畫等物件本身都帶有文物性質，所以各館在著錄時，也就不免就其有關文物性質，如尺寸、破損情況、殘存情況、紀年、有關人物列名情況等，加以描述。這樣，就使這些目錄兼有博物館目錄和圖書館

目錄的雙重性質。此種著錄方式，自然是由敦煌文書本身的特點所決定的，但也使這些目錄很難被納入正規的圖書館目錄系統。

漢文文書在全部敦煌遺書中占的比重最大，數量最多，內容也最豐富，因此也最受重視。相對於其他文種的敦煌遺書的目錄工作來說，為漢文文書進行的目錄工作可以說做得最多、最快，也最好。在這方面，我國學者所做的工作和所公布的成績，曾走在世界的前列，至今仍給世界上治敦煌學的學者以極大的方便，其衣被學人，蓋非一代。

隨着當今世界上敦煌學、圖書館學等學術的發展，許多新的工作提上了日程，例如：

在敦煌文書目錄的著錄工作方面，一部包括各個文種的真正的敦煌遺書總目應該如何編纂；

應如何將敦煌遺書的分類納入總的分類法；

繪畫品在新的總目中的地位與分類問題；

多種文字並見於一個卷子時該卷的分類和著錄問題；

各種不同內容並見於一個卷子時該卷的分類和著錄問題，等等。

在敦煌學著作的目錄工作方面，如：敦煌學著作、論文的分類和著錄問題；在總的圖書分類法中，敦煌學著作的歸屬和複分問題，等等。

因此，粗略地回顧一下以往的工作，指出其中存在的問題，並據而說明我們今後將要做的工作，就是十分必要的了。在此要說明的是，指出前人工作中存在的問題，主要是為了說明前人工作中曾經遇到的困難，和他們解決這些困難的方法，以及由此而暴露出的沒有解決的問題，或者說是需要解決的問題，而並不是對前人有所苛求。

〔注〕

① 此「草丹」於一九四四年在王國維用過的一個木櫃中發現。現藏敦煌研究院。全文及發現經過，具見原國立西北圖書館編印的《西北文化週刊》第二十七期刊載的子青所寫《記王道士催募經款草丹》一文。蘇瑩輝《敦煌學概要》中發表原件照片。姜亮夫《莫高窟年表》中發表標點錄文。「草丹」之「丹」字，有人認為係「冊」字簡寫；又有人認為係「單」字同音誤寫。筆者認為「丹」字有「丹心」之意，蓋對「青天佛祖」表自己之一片丹心亦誠也。案，

藏經洞之開啟，有具體日期說明之另一直接力證為《王園錄墓誌》，木質，嵌於今存敦煌研究院招待所外之王道士墓塔上，一九三一年立。上書發現日期為清光緒二十五年五月二十五日（一八九九年七月二日）。我們取一九〇〇年說。

②

「藏經洞」是俗稱，特定簡稱。以其習用，本書中此後用之以代「莫高窟第十七號窟」。羅振玉曾稱此窟為「敦煌石室」，後亦為學者習用。

上篇 國內篇

我國的敦煌遺書目錄工作，從發表的成果來看，可以將其分成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二十年代末期到三十年代初期。代表作是《敦煌劫餘錄》。

第二個階段，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代表作是《敦煌遺書總目索引》。

8

第三個階段，八十年代。近十年來，各館的館藏目錄及館藏補充目錄發表的不下十餘種。總目性質的，則有一九八六年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的黃永武博士所編《敦煌遺書最新目錄》。值得注意的是，這些目錄的編纂方式，都或多或少地受到《敦煌劫餘錄》和《敦煌遺書總目索引》的影響，可說是有血緣關係的老少三代。因此，粗略地回顧一下以往的工作，並據而說明我們今後將要作的工作，就是十分必要的了。

在這個新時期中，有關敦煌學者作單行本和論文的目錄，和有關敦煌學論著